

结爱
系列
02

施定柔
SHIDINGROU
著

JIE AI

犀燃烛照

下

你爱我，是一刹那。
而我爱你——
从头到脚，从脸到心——
却是一段漫长的旅途。

结爱



《结爱：异客逢欢》续作

归来的贺兰觴身份越发扑朔迷离，
痴恋的关皮皮迷茫中将如何自处？

全本有声听书央广娱乐广播
——◆即将上线◆——

随书
附赠

不一样的祭司
结爱留言卡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谱写沙澜大陆上的壮阔史诗 / 展现惊心动魄的超激战场面

结爱

JIE AI

犀燃烛照

下

施定柔
SHIDINGROU
著

版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1-2015-3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结爱.犀燃烛照 / 施定柔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339-4536-7

I. ①结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 107732 号

选题策划 王晶琳
责任编辑 徐 旻
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
卡片设计 吕翡翠
责任校对 许龙桃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结爱.犀燃烛照

施定柔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0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

字数 466 千字

印张 26

插页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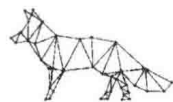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536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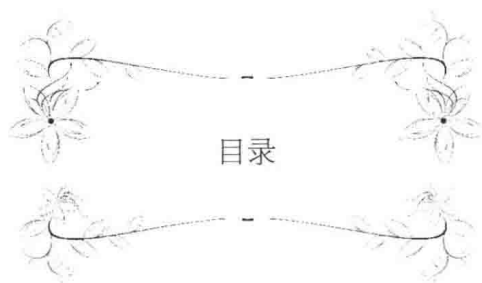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59.80 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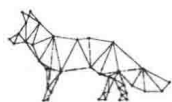


昔黄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，
并诸妖魅，填川满谷，积血成渊，聚骨如岳。
数年中，血凝如石，骨白如灰，膏流成泉……



目录

第十三章	沙澜历险	001
第十四章	初次狩猎	018
第十五章	狐史专家	031
第十六章	交易	048
第十七章	惆怅与迷惑	060
第十八章	早餐时间	078
第十九章	修鱼狼族	096
第二十章	家麟之死	110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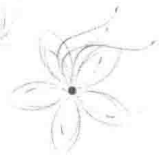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第二十一章	修鱼堡	124
第二十一章	乌龙事件	139
第二十三章	千分之一的可能	156
第二十四章	沉燃古渡	168
第二十五章	断崖涛声	186
第二十六章	真相	200
第二十七章	漫长的旅途	217



第十三章

沙澜历险



空气异常冰凉。眼前一片黑暗。

一切发生得太快！慌张中，皮皮既不能控制下落的速度，也不能控制心跳的速度。只觉得耳边的风呼呼作响，像一把刀子刮着头皮。脸很烫，因为血液涌到头顶；无法思考，因为脑中一片凌乱。

舱门打开的那一瞬，自己一定失去了意识。因为她想不起任何细节，不知道自己一个人掉出来了，还是所有的人都掉出来了；也不知道舱门是故意打开的，还是飞机失事了。

各种可能、各种念头闪电般涌来，滑过大脑，又闪电般消失了。一个也抓不住。

地面越来越近，薄雾氤氲，依稀可见连绵的群山。皮皮张开双臂和双腿，企图给自己增加一点张力，可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根本控制不住。

这样掉下去，无论下面是什么，都不可能存活。

不知道是空气的压力还是恐惧，她感到心脏缩成了一团，全身的血液都好像被抽光了。

她在想还有几秒才是最后一秒。为何自己在空中会逗留那么长。

听说临终的人会对时间产生错觉。

或许自己正走向另一个世界。

或许这一切都只是幻觉，自己已经死了。

穿过薄雾她看见了密密麻麻的树尖，哦，以这样的速度下坠结局只可能是自己倒插在树枝上，风吹日晒，变成肉干。

她用力摆动了一下身体，企图给自己增加一点缓冲。

重力压倒一切。她像一颗坠向地面的陨石，带着风，带着火，带着烟，带着摧毁自己的能量冲向灭亡。

几乎就在靠近树尖的最后一秒，有人推了她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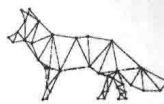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身子偏了偏，躲过一道坚硬的树枝，从一团树叶中穿了过去。

有人从空中抱住了她，带着她往下坠落了好几米，帮她消掉下坠的冲力，停在一根粗壮的枝丫上。

熟悉的味道，深山木蕨的味道，生命的味道。

皮皮不顾一切地抓住了他，像只猴子紧紧勾住了他的脖子，双腿死死地绞在他的腰上。

耳边响起一个慵懒的声音：“我的天，皮皮，你想勒死我吗？”



“来，喝口水。”

皮皮还在不断地喘粗气，浑身都在哆嗦，牙齿还在打战，她觉得头很沉重，根本抬不起来。似乎没有料到她会吓成这样，那人拧开盖子，喂了她一口水。

过了一会儿，呼吸平静了，皮皮方道：“贺兰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一直在你附近。”

“干吗不出声？”

“看你很爽的样子就让你多享受一会儿呗，找找蹦极的感觉。”他的语气很轻松，明显在逗她。皮皮气得猛扯他的耳朵：“混蛋！”

“开你玩笑呢，我在空中东张西望，寻找降落地点啊。”贺兰低声道，“幸亏是晚上。”

“其他人呢？”

“金鸮、尊嵎一人带着一个，应当都安全着陆了，可能不在附近，需要去找他们。”

皮皮松了口气，随手摸了摸脖子，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：“那东西呢？”

犀角不见了。

皮皮急得四下摸索，将每个口袋都翻出来找。

那东西一直挂在颈间，从没摘过。拴它的绳子又短又结实，不可能从头上滑出。算来算去只有一种可能——

“贺兰，你是不是拿了我的犀角？”

“纠正一下，”他道，“它叫‘夜光犀’，是上古灵物。一旦靠近沙澜，嗅到危险，会自己藏起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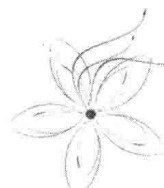
“藏？”皮皮没听明白，“藏到哪？”

贺兰龇捉着皮皮的手指摸了摸她的颈窝，用力一按，摸到一处硬硬的凸起物：“在这。”

皮皮不禁头皮一麻，想起以前看过的很多恐怖片都有外星虫子入侵人体，在皮下四处游走繁殖出怪胎的情节，只觉魂飞魄散，忙用手指用力一抠，那物纹丝不动，仿佛身上多出的一块骨头。皮皮顿时焦躁起来，手指乱抓，被贺兰龇一把按住：“别动！如果它感到安全，自己会出来，不会伤害你的。”

“不会伤害我？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谁想夺走它，除了割下我的脖子就没别的办法了？”

贺兰龇拍了拍她的脸，点点头：“理论上说……是这样。”



皮皮气结良久，只得自我安慰，夜光犀既能一声不响、不痛不痒地钻入皮下，想抢它的人就不容易发现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虽然这么想，心中仍然怔忡不安，怀疑贺兰没跟自己说实话。

夜光犀的功能一定不止这些……对于狐族，一定还有更重要的意义。

“在这等我，我下去找他们。”贺兰鰲道。

“我跟你一起去！”

“不行，太危险。”贺兰鰲低声，“记住，留在树上，无论下面有什么声音，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下去。”

一听说贺兰要把自己单独留在树上，皮皮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声音又开始哆嗦：“不行不行！万一有东西爬上来呢？”

“拿着这个。”贺兰递给她一根黑乎乎的棍子，“打它。”

皮皮摸了摸，是他的盲杖，放在手中又轻又细，没什么力量，当下用手死死揪住他的衣服，惊惶地道：“别走！别丢下我！贺兰！我怕鬼！我怕黑！”

“你忘了，”他摸摸她的头，“你是王妃殿下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狐族的王妃负责打猎，到了这里，你就得像一名勇士那样，事事打头阵。”

“头……头阵？——贺兰鰲，”皮皮就差哀号了，“王妃我不当了，快休了我吧！”

“休不了哇，你都赐婚了。”他摇头叹气，“你看你，为了给自己的熟人谋福利，不惜利用职权钻法律的空子。现在要你尽义务就立马闪人，是吧？”

皮皮一时语塞。

“关皮皮，不带像你这样给我丢人的。”

“贺兰——”

“——嘘！”

树下草木拂动，一阵窸窣乱响，似有野兽正在追逐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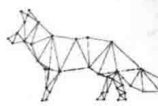
空中传来数声悠长的嚎叫，如女鬼夜哭，如冤魂呜咽，此起彼伏，循环不绝，一直传递到远山之外。

与此同时，林间升起一团团白雾，叫声忽然安静下来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，忽然又一声更响亮的长嚎，树叶猛然摇动，传来撕咬打斗之声。

皮皮屏息凝听，正要问贺兰是什么动物的叫声，反手一摸，身边人已经不见了。

“贺兰？”她冲着树下小声叫道，“贺兰？”

没人回答，看来已经走远了。



嚎声四起，似乎离自己躲藏的这棵大树更近了。

比起刚才从天上掉下来摔死，被野兽吞食的下场岂不更惨？

皮皮越想越怕，顿时心跳如狂、汗毛倒竖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镇定，细心凝听、仔细琢磨，猛然记起那叫声一点也不陌生，喜欢看《动物世界》的人都知道——那是狼嚎。

胡思乱想间，远处追逐打斗之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。眨眼工夫，似有几十只野兽向这边冲来，就在树下撕咬起来。一时间喘息声、咆哮声、挣扎声、跳跃声、踢打声、惨叫声不绝于耳，仿佛发生了一场战役。稍远处还有更多短暂欢快的鸣叫，仿佛看客起哄。

皮皮坐在树杈上，紧紧抱住树干，吓得大气不敢出。

很快，群兽互殴之声渐渐消散，一切归于宁静。四周只剩下了虫鸣。

一阵寒风吹过，树枝轻轻摇晃。皮皮忘记了害怕这件事其实也很浪费体力，她累极了，在摇晃中睡着了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甚至做了个美梦，皮皮一翻身，忘了自己还在树上，身子的重心移到另一根细小的枝条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枝条断了，皮皮掉了下去。

“噢！……噢！……噢噢！”

皮皮一路往下落，每一根伸出的枝条都抽打了她一下。

“噢噢噢！”

她摔在厚厚的灌木丛中，痛得嗷嗷乱叫。仰天一看，昨晚所栖之树是棵巨松，高不见顶，目测超过六十米。所幸睡的地方不高，松树枝杈众多，起了减速的作用，她与其说是掉下来，不如说是“溜”下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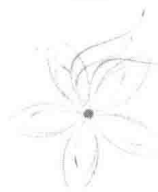
林间很暗，密密麻麻全是参天大树。毕竟开过花店，皮皮比常人多懂一点植物学知识，勉强辨出主要是些类似冷杉、红松之类的北方树种，但也有不少南方的植物。阳光穿树而过，交织成道道光柱。四处乱石林立、草木披离，枯枝腐叶横陈其间。杳无人迹却一点也不安静：头上鸟鸣，地上虫鸣；远处枝叶簌簌乱响，是小兽穿梭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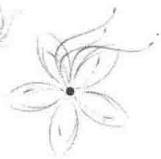
天已经亮了。

空气依然寒冷，吸到肺中凉沁沁的，有股淡淡的甜味。皮皮一连深吸数口，忽觉味道似曾相识，细辨下来正是贺兰麓身上常有的气息“深山木蕨”。

在草丛、在花间、在林中，是这片森林的味道。

原来这就是沙澜。





昨夜一场兽殴，地上满是凌乱的足印。树枝上挂着兽毛、树皮上溅着血迹，可以想象战况惨烈。皮皮想到贺兰的叮嘱，不敢在树下久留，决定爬回树上，忽然发现盲杖不见了。抬头看树，盲杖不在树上。昨晚自己是抱着盲杖入睡的，或许夜间翻身时失落了。于是绕树找了一圈，均不见踪迹。正纳闷时，身后忽然传来隐隐的歌声。

有人！

皮皮立即趴下，躲到树后，仔细聆听。

歌声很低，忽隐忽现，大约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，听不清歌词。

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是一个女孩的声音。

皮皮蹑手蹑脚地循声追去，走了大约两百米，前面出现了一块空地，一个小个子女孩背对着她，拿着一把锄头正在挖地。

看样子刚来不久，地上只有一个浅浅的小坑。

女孩梳着一条长长的麻花辫，身上穿着一件又灰又旧说不清是什么材料做成的衣服。她一面挖坑一面哼歌，累了就用衣袖擦擦汗，完全没注意到已有人悄悄潜伏其后。

在这几年走南闯北贩运狐狸的生涯中，皮皮遇到过不少事儿：抢劫、偷窃、诈骗、斗殴……吃过几回亏后好管闲事的毛病改了不少。既然那人正专心干活，和自己又没半毛钱关系，皮皮决定不打扰她，悄悄离去。正要转身，眼一瞄，那根纯黑的盲杖正安静地躺在女子的脚边，被太阳一照，发出玳瑁般耀眼的光泽。

虽不知是友是敌，皮皮对这人倒不怎么害怕。一来女孩个头小、胳膊细、声音嫩，大约只有十五六岁，论力气绝不是自己的对手。二来就算真的打起架来，人家有锄头，自己的腰后也别着一把锋利的猎刀，是家麟特地为她准备的。

她悄悄向前爬了几步，盲杖已在咫尺之间，正要伸手去拿——

歌声忽然停了。“啪！”女孩一脚踩在盲杖上，转过身来，看着皮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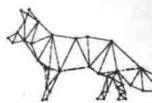
皮皮倒抽一口凉气，只得从草丛里站起身来。

是个漂亮的女孩。白白的皮肤，尖尖的下巴，小巧的鼻子，樱桃般红润的嘴唇，线条简单得像个漫画中的小公主。

但小公主却有一双大到不合比例的眼睛，比鸡蛋还大，一眼看去皮皮还以为她戴着墨镜。因为C城近年流行一种镜面很大的墨镜，看起来很酷，但半张脸没了。这女孩的双眼就有墨镜那么大，黑幽幽的没有眼白，也看不见眼珠。要不是还有一头漆黑发亮的长发，看上去就像个外星人。

“Hi！”女孩举起手很文静地打了个招呼。

皮皮的心咚咚乱跳，不知又遇到何方神圣，脸上却不敢露怯，淡定地回了一个微



笑：“Hi。”

女孩弯下腰拾起盲杖，皮皮以为她要还给自己，不料她一反手把盲杖别在了腰后。

“嗯……”皮皮想了半天——与其兜圈子，不如直说——于是指了指盲杖，“这东西是我的。”

“这是我捡的。”她耸了耸肩，撅起嘴，“谁捡的就是谁的。”

也许她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只是觉得好玩，皮皮只得解释：“这是一根盲杖，我先生他……眼睛看不见，需要用它探路。”

“这里满地都是树枝。”女孩不高兴地说，“你捡一根给他用就好啦。”

皮皮觉得她很不讲理，而且霸道，但还是很客气地说：“你能还给我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她的声音斩钉截铁。

皮皮哑然，低头想了想，问道：“请问——你是狐族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女孩的目光警惕了，“你是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“你是宫家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从哪边来？”

“……南边。”

“东门西河，南岳北关。——你是南岳的人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“不想死的话就赶紧走吧，敢来这里的只有沙澜宫家。”

“把东西还给我，我马上就走。”

“不还，你敢怎样？”女孩冷冷地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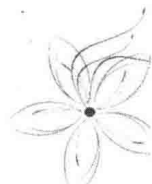
皮皮的眼睛眯了起来：“那我就只好抢了。”

女孩“呼啦”一下将锄头扛在肩上：“好啊，过来拿。”

看她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，皮皮不禁想笑。原本只想吓唬她——毕竟是个小姑娘，样子也还蛮可爱的——为一根盲杖拼命值当吗？再说，就算是非要不可，等贺兰回来再说也不迟。想到这里皮皮拍了拍手，拍掉满手的草根草叶：“算了，一根手杖而已，我不要了。再见。”

说罢转身向外走去。

没走两步，脑后忽然传来风声，皮皮猛地向左一闪，“砰！”一把锄头砸在了身边的巨石上，砸出一道火花。





“喂！你讲不讲理呀！”皮皮大吼一声，气坏了。

锄头接二连三地抡过来，非但力道凶猛，而且招招致命。皮皮抱头鼠窜，东躲西藏，女孩紧追其后，根本不放。仓皇间，皮皮躲到一棵小树之后，刚从腰后抽出猎刀，锄头一把砸过来，“哗——”面前的小树断成两截！锄尖从皮皮的鼻头划过，幸亏她闪得快，不然小命休矣。俗话说：一寸长，一寸强；一寸短，一寸险。那女孩手执长锄在面前挥舞，自己手上只有一把不到一尺的猎刀，几招过去，皮皮已处于明显的劣势。所幸她身法灵活，左右躲闪，那女孩似乎眼力不佳，力气虽然大，总没砸中。最后一锄力道过猛一下砍入树干半天拔不出来。

趁她拔锄头的工夫，皮皮猛扑过去，将她扑倒在地，死死摁在身下。

“我都说了，手杖不要了，”皮皮吼道，“干吗还要动手？”

“因为我不想活了。”她眨着那双巨大的黑眼，幽幽地道。

皮皮用力反拧着她的手，将猎刀贴在她的脸上，咬牙威胁：“别闹了。人命不是这么玩的。你答应我乖乖的，我就让你走，只当你年纪小不懂事——”

女孩忽然张开了樱桃小口，一个红红的、好像龙虾钳子一样的东西从她口中缓缓伸出来。“咔咔”两声，“虾钳”在空中夹了两下。不知那东西是套在口中的暗器还是她身上的器官，皮皮以为夹子会飞出来取她性命，一时间魂飞魄散，手一软，女孩一拧腰，一翻身，将她压在身下。

“救命呀！”

两人扭打起来，先是在地上翻滚，滚到一个斜坡，又从斜坡一直滚下山谷。那女孩口中之物一直在她颈边张合着，毒蛇芯子般咝咝作响，几次差点咬住皮皮的颈动脉。两人疯狂地互相撕打，皮皮脸上中了几拳，脸破了，嘴角也破了。女孩个头不大，战斗力顽强，两人滚到一个洼地她又占了上风，坐在皮皮身上操起一块足球大小的石头向她的脑门砸去。皮皮用力将头一歪，只听耳边“啪”地一响，火星四溅，当下拼命挣扎扭动，无奈女孩骑在她身上死死夹着她的腰，令她动弹不得。女孩拾起石块再次向她砸去。慌张中，皮皮摸到一根树枝，往她的脸上一戳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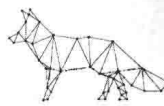
“噗！”女孩身子抽搐了一下，倒在一边，不动了。

一根树枝从她的左眼一直穿到后脑。

皮皮看着自己的手，又看了看那女孩的头，不敢相信这根树枝是自己插进去的，吓得一把推开女孩，浑身发抖地站起来大声喘气。

我杀了人！我杀了一个人！她惊慌地想到，而这人姓甚名谁她都不知道！

女孩看上去还没成年，家人一定就在附近吧？万一被他们找到一定会把自己活剥了吧？——皮皮越想越怕，只想快些回到树上，于是迅速从女孩的身上抽回盲杖



别在腰间，向前走了几步，拾起那把打斗中遗落的猎刀，正要爬上斜坡，脚忽然被绊了一下。皮皮定睛一看，差点失声尖叫！

灌木丛中有只苍白的手臂。

拨开一人多高的长草，地上趴着一个彪形大汉。一根长矛直贯后心，将他一动不动地钉在地上，看上去刚死不久。皮皮连忙蹲下身来，伏到草中，伸头张望。

大汉的身后有一片洼地，横七竖八地躺着另外六具尸体，五男一女，都是正常人模样，只是男子个个身高体壮、长发络腮胡，活像蒙古武士。女子则一头红发，腰挎箭囊，兽皮马甲、兽皮护膝，模样十分干练。地上散落着长弓、短弩、长矛、铁剑……每人身上都有多处伤痕，看样子也是死去不久。

皮皮怔了半天，以为遇到了生活在丛林的原始部落，不敢轻举妄动，手搭凉棚，四处张望，看看附近还有没有别的东西。正在这时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皮皮抽出猎刀一个转身——

“哎，哎，哎——别动手！”一个声音叫道，“我是爱好和平的女孩子！”

面前又出现了一个绿衣女孩，长得和要杀她的女孩一模一样，脑后也梳着一根油光水滑的麻花辫。若不是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，皮皮差点以为刚才的女孩还魂了。

皮皮紧握猎刀，猫下腰来，摆出随时准备攻击的姿势。女孩怔了怔，被她的样子吓到了，立即停步，很谨慎地站在三尺之外的地方。

“你是谁？”皮皮喝道。

“我叫嚶嚶，”她轻声道，“你刚刚杀死的那个叫丁丁。她出生的时候，我爸正在砍树。我出生的时候，我妈听见了鸟鸣。”

“……”皮皮没有搭话，高度警惕地看着她，怀疑她正在用计让自己分心。

“后来我妈作了首诗，不知你听说过没有：‘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’——我妈可有学问了。”

这不是《诗经》上的句子吗，难道沙澜人也喜欢抄袭？皮皮看了她一眼，不敢乱批评：“所以你和丁丁是亲戚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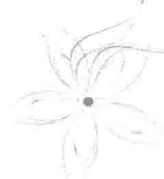
“她是我姐，我们是伐木家的孩子。”

皮皮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板起脸：“少废话，想报仇就过来！”

“不不不，”嚶嚶连连摆手，“我有很多姐姐，我跟她不熟。上次她还抢过我的东西来着……”

皮皮觉得她的话不能信，猎刀举得更高了：“那你想干吗？”

“我过来看看她的胃里还有些什么东西。”嚶嚶道，“你要是觉得恶心就别看了。”





“她的……胃？”

嚶嚶将丁丁的尸体拖了过来，掀开衣服，抽出一把小刀对准腹部用力一切，切出一道十厘米长的口子，然后将手伸进去掏摸……

她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手法十分熟练，而且脸上完全没有悲伤的表情。

皮皮目瞪口呆地看着她，胃里一阵绞痛。仿佛那只手不是放进了丁丁的胃，而是放进了自己的胃。

皮皮在树下吐了多久，嚶嚶就坐在她身边的草丛里吃了多久。

皮皮将脸别过去，故意不看她，但耳边全是她愉快的咀嚼声。她不仅吃得香，而且吃得慢，从容不迫、细嚼慢咽，仿佛在吃稀世美食，又仿佛这是最后的晚餐。

“我们有两个胃。一个用来消化，另一个用来储藏食物。一般来说，关系好的话，另一个胃里的东西是可以分享的。”嚶嚶喃喃自语，“所以我不算得罪她。”

说罢很友好地递给皮皮一个红红的果子，“这东西味道不错，尝尝？”

皮皮猛摇其头，手中的刀握得更紧了：“我不饿。”她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立马离开，但呕吐之后双腿发软，只得倚在树边，稍作休息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嚶嚶问。

“关皮皮。”

嚶嚶的样子很茫然，显然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见皮皮仍然一副高度防范的样子，她轻轻一笑：“干吗这么紧张？你刚杀了我姐，应当是我怕你才对。”

“不要靠近我。”皮皮冷冷地道。

“你要是不想遇到麻烦就赶紧走吧，这里是安平和修鱼两家的边界，经常会有打架的事情发生，昨晚闹了一夜呢。”

皮皮想起昨夜群兽互殴，不知跟这有没有关系。

“人已经死光了。”皮皮看着满地的尸体。

“官家的人会来偷尸的。”嚶嚶道，“如果他们发现了你，顺手给你一刀，你不也完蛋了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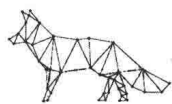
皮皮眼睛一亮：“安平？修鱼？官家？你是说，这附近住着人家？”

有人家就会有村落，有村落就会有炊烟，就会有宾馆、旅店、小卖部……

“什么人家？这里是沙澜狼族的领地，这一大片都是。”

“狼族？”又是个新名词。皮皮觉得既然这个世界有人类、有狐族、有外星人，照此逻辑，有狼族也很正常，“那蓄龙圃在哪？”

“过了沙澜就是蓄龙圃，蓄龙圃是狐族的地盘。”



“沙澜不是狐族的?”

“以前是,现在沙澜狐族差不多死光了,这地方就被狼族占领了。狐族和狼族可是死对头哦!两家只要遇到,那是见一个杀一个,见两个杀一双的。”

见她吃得香喷喷的样子,皮皮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,嚶嚶硬将那个红果塞到她手中:“吃嘛,别客气!”

皮皮想起那天在地铁上误吃了青阳魅珠的事,再也不敢上当,只得咽了咽口水:“谢谢,真的不饿。”

嚶嚶终于吃完了从丁丁胃里掏出来的东西,擦擦嘴,从地上拾起一张弓递给皮皮:“这是修鱼家的弓,好东西,可以留着防身。”

皮皮看着她,想了想,觉得她是善意的,于是接过来背在身后:“冒昧地问一下,嚶嚶你也是……狼族的吗?”

嚶嚶脸上露出羞怯的神情:“不是。”

也许她像贺兰觶一样,是个注重隐私的人。皮皮笑了笑,没有追问,当下拾起地上几支乱箭塞入箭囊,道:“嚶嚶,关于你姐丁丁的事……很对不起。”

“没关系!认识你很荣幸,皮皮。我觉得你蛮有领导气质的。”嚶嚶认真地看着她,“你愿意做我的主人吗?”

她的样子很调皮,很可爱,一张白嫩的小脸吹弹欲破。皮皮心想,如果把这个嚶嚶缩小到十分之一,就是个可爱的布娃娃,看一眼都想搂抱她,心中的那份戒心愈发淡了,不禁微笑着摇头:“不要把命运交给别人,你应该做自己的主人。”

道理说得不错,嚶嚶的脸却不知为何气得通红,她用力咬了咬嘴唇,“哼”了一声:“看不起人就算了,别说得那么冠冕堂皇!”说罢一扭身,气呼呼地跑了。

“嚶嚶!”皮皮连忙追了上去,“嚶嚶!——嚶嚶!”

皮皮追得飞快,嚶嚶跑得更快,在草丛中几个跳跃,不见了踪影。皮皮连忙止步,抬头看着四周,心又开始咚咚乱跳。她发现自己迷路了,已经找不到昨夜所栖的那棵大树了。

这一着急非同小可。皮皮只知道是一棵高大的松树,但这里就是一片松林,每一棵树看上去都是一样的。皮皮倒不担心自己走丢,身上有祭司种的香,只要贺兰回来一定能找到她。问题是贺兰也一去不复返了……

皮皮看看天,看看地,长叹一声,正不知如何是好时,“嗖!”一支羽箭射过来,钉在旁边的树干上。皮皮回头一看,就在嚶嚶离开的地方,传来刀剑相击之声。

她就地一滚,躲进草丛。想到刚才就因为好奇险些惹来杀身之祸,这次无论发生什么,也绝不出头露面。于是凝神屏气,静卧草丛中,只等打斗结束,赶紧溜走。

